

冰心

儿童图书奖

获奖作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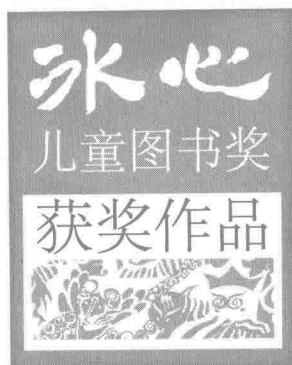
上学的路有多远

陈永林◎著



地震出版社

Seismological Press



上学的路有多远

陈永林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学的路有多远 / 陈永林著. —北京: 地震出版社, 2013. 5

(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)

ISBN 978-7-5028-4226-0

I. ①上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58030 号

地震版 XM2982

上学的路有多远

陈永林 著

责任编辑: 范静泊

责任校对: 孔景宽 凌 樱

出版发行: 地震出版社

北京民族学院南路 9 号

邮编: 100081

发行部: 68423031 68467993

传真: 88421706

门市部: 68467991

传真: 68467991

总编室: 68462709 68721982

传真: 68455221

E-mail: seis@mailbox.rol.cn.net

http://www.dzpress.com.cn

经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
版 (印) 次: 2013 年 5 月第一版 2015 年 8 月第二次印刷

开本: 710 × 1000 1/16

字数: 230 千字

印张: 15

书号: ISBN 978-7-5028-4226-0/I (4914)

定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证书

地震出版社：

贵单位出版的《冰心儿童图书获奖作品》（共 60 册）图书荣获
第 23 届上海市中小学、幼儿园优秀图书评选活动。

一 等 奖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中小学图书馆工作委员会



128

1045

目 录

哭泣的青草地	(1)
八月的山村	(4)
出 走	(7)
疯婆阿莲	(10)
种花的少年	(13)
拔不尽的杂草	(16)
疯 婢	(19)
地狱离天堂有多远	(22)
钻 戒	(25)
会说话的钞票	(28)
会说话的西瓜	(31)
李大眼之死	(34)
李大脚之死	(37)
李大牙之死	(40)
李大鼻之死	(43)
无 眉	(46)
救	(49)
两个病人	(52)
结 局	(55)
名牌西装惹的祸	(58)
山那边	(61)
送燕子回家	(64)

红书包	(68)
我也想去天堂	(71)
你咋不是个疯女	(74)
小草的心愿	(77)
红雨鞋	(80)
一支派克钢笔	(83)
护身玉佩	(86)
亲吻一棵树	(90)
糖纸钱	(93)
红围巾	(96)
稚	(99)
相逢不是一首歌	(102)
桂花的爱情	(105)
红木手链	(108)
家	(112)
过 门	(115)
短命鬼，再踹我一脚吧	(118)
奇特的礼物	(122)
我的朋友张浩	(125)
我与村主任女儿的一段恋情	(128)
哑巴的呼喊	(131)
竹 笋	(134)
玉手镯	(137)
嫁的理由	(140)
上学的路有多远	(143)
六瓣玉兰花	(146)
洁白的木槿花	(149)
一束鲜花	(153)

一块手表	(156)
湖 殇	(159)
爱之链	(162)
善之链	(165)
怀念一只叫阿黑的狗	(168)
一头叫豆豆的猪	(171)
一只狗的自述	(174)
快乐的二傻	(177)
戒指上的爱	(180)
证 人	(183)
母亲回家啦	(186)
疯女人	(189)
小乞丐的爱	(192)
胆小鬼	(195)
竹子开花	(198)
拥抱妈妈	(202)
送给继父的生日礼物	(205)
鸟 蛋	(208)
疯 姐	(211)
喊 魂	(214)
银项圈	(217)
好好活着	(220)
歌 王	(223)
姐 姐	(227)
三个女人	(230)

哭泣的青草地

小娴见到这片青草地时，忘情地喊，真美！她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，似要把这片草地拥入怀中。结果却是草地把小娴拥在怀里。小娴躺在柔软的草地上，闻着草地散发出清爽的绿色的香味，望着一团团棉花样的白云从头顶上飘过，听着阳光洒在自己身上的扑扑声，醉了。

草极绿，绿得发黑。

草地上开了各种野花，这儿一朵，那儿一丛，白的、黄的、紫的、红的，这草地成了一张色彩鲜艳的大地毯。

几只在草地觅食的小鸟啾啾地叫着。小娴坐起来，把面包捏细，手一扬，面包屑纷纷扬扬地落在草地上。小鸟开初惶惶不安地叫。一只小鸟试探性地靠过来，啄吃面包屑。其他的小鸟见没危险，都靠过来。

后来小娴把一小块面包放在手掌上，一只小鸟竟站在小娴的手掌上，一下一下啄吃着面包。小娴觉得掌心里痒痒的，终于忍不住笑出声了，小鸟吓飞了。

此时，一只狗汪汪地朝小娴叫。狗很凶，龇牙咧嘴的，身上的毛全竖起来。草地上的小鸟全吓飞了。狗朝小娴一步步逼近，小娴站起来慌跑，狗在后面追。小娴惊恐地尖叫。眼看狗要追上小娴，一个人叱住了狗。

小娴双腿一软，瘫坐在草地上。

叱住狗的是个小男孩。

小娴对小男孩说：“谢谢！”又问：“这狗是你的？”小男孩摇摇头：“不是。我们村就七户人家，同村里所有人都熟。”小娴又问：“你多大？”小男孩说：“十岁。”小娴的心猛然痛起来，如果……那自己的儿子就同眼前这个男孩一样大。只是那时小娴高估了自己，以为自己有了小孩，他就会离婚而同她结婚。让小娴没想到的是他留下一笔钱后，就永远在她的视线里失踪了。小娴靠那一笔钱，先做些小生意，后来开了个公司，生意也越做越大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小娴问，“你没上学？”小男孩说：“我叫石头。我没上学，家里没钱。”

小娴突然看见石头耳根后有块红胎记，心怦怦地乱跳。她儿子的耳根后也有块红胎记。小娴深吸了一口气，心才不跳得那么急。小娴说：“能带我上你家看看吗？”

石头在一幢低矮的土坯屋前停下了：“这是我家。”土坯屋裂开了几道指头样粗的缝，墙面也歪了。屋上盖的是稻草。这屋随时会倒塌。石头推开门，小娴跟了进去。一个瞎眼女人正在扫地。石头抢过瞎眼女人手里的扫帚，“娘，我来扫。”小娴对瞎眼女人说：“大姐，你真有福气，生了一个这么聪明的儿子。”瞎眼女人叹一口气：“唉，老天爷对我不公，让我眼瞎不算，而且让我不能生育。”瞎眼女人的话让小娴的呼吸又急起来：“那石头不是你生的？”瞎眼女人拿衣袖抹了下眼睛：“他是去年才来我家的，我男人去县城，见他捡破烂，就把他带回来了。”

小娴决定帮助石头。小娴从包里掏出纸笔，记下了石头家的详细地址。小娴摸着石头的头说：“我回家后就给你寄钱，让你念书。”

小娴回到景区的宾馆后，导游问：“你去了哪里？我找你找了好久。”小娴说：“真不好意思，我迷路了。”

几天后，小娴回家了。小娴第二天就去邮局给石头汇去八万块钱。小娴想到石头有书念了，有新房住了，有好日子过了，心里特开心。只是小娴不敢再想石头是不是她儿子的事。小娴想石头即使是她亲生儿子，她又怎么样？她能认石头这个儿子吗？当然不能！只要认了石头这个儿子，

她现在的家就会破碎。小娴只有想，石头绝不是她儿子，世上不可能有这么巧的事。

一年后，小娴又见到这片绿意葱茏的草地。

只是小娴没想到草地里立着两座坟，一座大坟，一座小坟。小娴不敢在草地上坐了。小娴想早些见石头，就去石头家。去年的那座土坯屋没了。小娴就问村里一位老人：“大爷，你知道石头住在哪？”

“石头？石头已死了半年。”

小娴怎么也不相信老人的话：“什么？你说石头死了？怎么会呢？我给他家寄了八万块钱帮他们呀。”

老人点点头：“他就埋在那片草地里。”

“石头怎么、怎么会死呢？”小娴的嘴唇动了动，却没说啥。许久，许久，她才说出这句话。

小娴从老人嘴里知道，石头的父亲从邮局取了八万块钱，再没回家。他不要瞎眼女人和石头了。他有了八万块钱，就会有老婆，有了老婆就会有亲生儿子，他想要亲生儿子。瞎眼女人一下病倒了，十几天后就死了。石头成了孤儿。冬天的一个晚上，石头极冷，想烤火，便在床边烧木柴。火烧了房子，也把石头烧死了。

老人对小娴说：“要是你没给石头寄那么多钱就好了，那石头仍过得好好的。”

小娴也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。

小娴来到石头的坟前，跪下了：“石头，我想让你过上好日子，却没想到害了你……”泪水顺着小娴的脸颊一个劲地往下淌。后来声音吐不出来了，变成了呜呜的哭泣。小娴的身子也跟着剧烈地抽动，双手在草地上磨来磨去，偶尔撕扯着草地。

两只乌鸦飞来，落在草地上，“呱呱”地凄叫起来。

一只狗对着跪在草地上哭泣的小娴汪汪地叫。

八月的山村

八月的山村很热。

日头像个炽烈的火球悬在头顶上。一出门，一股热浪扑面而来，头发马上滚烫滚烫的，似要燃起来。不敢看日头，一看，眼就似刀刺了一下，痛，眼前也黑糊糊一片。

喜保弯着腰，撅着屁股割稻。喜保是割稻的好手，一片“嚓嚓”声，稻棵一把把整齐地倒在喜保的身后。

喜保身上的汗如雨落，额上的汗水糊住了喜保的眼，眼里像进了辣椒粉，涩涩地痛。喜保的肚子里也似有火在蹿，喉咙也在冒烟。一壶水早喝干了，可喜保想再割两垄稻谷回家。

知了“热死了，热死了”地吼叫。知了的叫声让喜保觉得更热。偶尔有几只麻雀有气无力“啾啾”地叫两声，从头顶上掠过。

“喜保——喜保——”

喜保直起腰，姐姐挥着手朝这儿跑来。姐姐跑得很急，喜保不知出了啥事，惶惶地立在那。近了，姐姐激动地说：“弟弟，你考上大学了，通知书下来了。”喜保笑了下，但片刻，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散去了。喜保叹口气，又蹲下割稻。姐想，喜保准是想到没钱念大学。姐脸上的笑也没了，喜保割稻的“嚓嚓”声碎了姐的心。姐说：“这大学你一定得念。”喜保不出声，仍割他的稻。喜保的汗衫已湿得没根干纱，短裤也湿透了，水

浸了样。姐抢过喜保手里的镰刀，说：“饭我已做好了，回家吃饭吧。”姐蹲下割稻。

进了屋，喜保在水缸里盛了满满一瓢水，咕噜咕噜地喝光了，又盛了一瓢水。

躺在床上的爹说：“喜保，你考上大学了。”喜保说：“我不念。”“咋不念？考不上没办法，考上了得念，卖屋都得念。”喜保爹说着“咳儿咳儿”地咳嗽起来。喜保盛了碗饭放在爹手里：“爹，吃饭吧。”泪水在喜保爹眼里转悠：“都怪做爹的这病，是爹拖垮了这个家。唉，你娘也走得太早，要不咋没钱。”喜保的泪水一滴一滴地掉在饭碗里。喜保怕爹看见他的泪，忙出了门。

晚上，喜保就去村里每家每户借钱。喜保说尽了好话，但只借到几百块钱。村里有的人家的确穷，没有闲钱。有的人家有了点血汗换来的钱，却舍不得拿出手。钱借出去了，不知要待到啥时回来。

爹对喜保说：“你明天去城里舅舅家看看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喜保去了舅舅家。三十几里路，喜保是走着去的。喜保舍不得拿钱买车票。

但舅舅只借给了喜保 300 块钱。

喜保见一家私人开的诊所贴着一张有专治全身瘫痪中药的广告，便进了小诊所，问医生这中药是否有效。那医生正给一位病人把脉，便说：“你不信，问问他。”那病人点点头，说他以前卧床不起，吃了这儿三副中药，就能走路了。喜保动了心，咬咬牙花 300 块钱买了四副中药。

喜保爹知道喜保上舅舅家借不到多少钱，他想到了卖屋。但卖屋，喜保准不同意。因卖了屋，他就没地方住。喜保爹想到死，他成天躺在床上，不但啥事不能做，且一日三餐都要人端，活着是儿女的累赘。他如死了，喜保准会卖屋，那喜保就有钱念大学了。喜保爹在床底下找了半瓶“敌敌畏”，拧开瓶盖，刚想喝，突然想到自己死在这屋里，那这屋就脏了，不好卖。喜保爹又拧上瓶盖，放进口袋，爬出门，爬进树林里才喝了农药。

喜保姐进了屋，喊：“爹，爹，我有钱了，弟可念大学了。”但没回音，喜保姐燃亮煤油灯，床上没爹的影。她又记起门是开的，爹到哪儿去了呢？喜保姐的心一下掠到嗓子眼，双腿也发软，她有了一种可怕的预感：“爹，爹，你千万别出事呀。”

左邻右舍被喜保姐的哭喊声惊动了，帮着四处找。

有人在树林里找到喜保爹，但身子已冷了。

喜保姐伏在爹身上晕过去了。喜保姐醒来后，嚎啕大哭：“爹，苦命的爹呀，你不该走这条绝路呀，我已有 5000 块钱，弟可念大学了……”喜保姐哭着哭着，透不过气，又晕过去了。

村人都掉了泪。有心肠软的妇女也跟着哭出声。

喜保姐把自己卖给了一个比她大二十岁的鳏夫。那男人在镇上开了家饭店，有点钱。喜保姐把自己的身子给了那男人后，那男人就给了她 5000 块钱。

有村人去县城找喜保。

去县城叫喜保的人前脚刚走，后脚就来了人。那人对喜保姐说：“昨天傍晚，我在街上遇到了喜保。喜保把给你爹买的药让我捎回来了，喜保说这药治瘫痪病极有效。喜保说他不想念大学，说他去广州打工……”

喜保姐把一摞钱往空中一抛，钱纷纷扬扬地飘：“哈哈，这该死的钱！哈哈！……”喜保姐哭了笑，笑了又哭。那哭那笑阴森森的，让村人的心激灵灵地打冷颤。

喜保爹是两天后出殡的。

葬礼很冷清。除了八个抬棺的，只有十几个人送葬。疯了的喜保姐跟在棺材后仍是又哭又笑的。

仍极热。日头白晃晃的灼人眼。稀拉拉的鞭炮声让人觉得更热。狗趴在树荫下，舌头伸出嘴外，呵呵地喘着气。以往，狗只要一听到一点动静，就汪汪地吠个不停。如今，狗听了鞭炮声，都没精神吠了。

出 走

我在十岁生日的那天出走了。

出走的原因很简单，那天一清早，母亲特意为我煮了一碗面条，面条里还卧着两只鸡蛋。我把两只鸡蛋放在面条上面，然后端着碗四处炫耀。那时，我们村很穷，小孩平时很难吃上鸡蛋，家里的鸡蛋全被父母拿到农贸市场上了。

小孩见了我碗里的鸡蛋，都馋得流口水。我得意地说：“今天是我生日。”村里的南瓜拿了一本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的小人书，要换一只鸡蛋吃，我同意了。

可是就在这时，村长儿子大头来了。大头故意撞了我一下，我的碗就掉在地上破了，面条鸡蛋撒了一地。我刚想把鸡蛋捡起来，可是大头又故意踩在鸡蛋上。

我那时蓄了很长的指甲，目的就是想抓人。如今，我的长指甲派上用场了，我对着大头的脸狠劲一抓，大头“唉哟”一声叫。大头朝我扑来，我俩扭打在一起。

大头尽管比我大一岁，个子又比我高，但没有我的力气大，没我灵活。我的脚绊住他的脚，然后用劲把他往后一推，他摔倒了，我压在他身上。我拼命地打他：“你赔我的鸡蛋，赔我的鸡蛋。”

这时大头的娘来了。大头的娘见大头一脸的血，忙把我从大头身上拎

起来，然后捉住我的手，任大头打我。

我想挣脱大头娘的手，却挣不脱。我的脸被大头抓破了，身上也挨了大头十几拳。我哭喊起来：“娘，你怎么不来帮我……”

碰巧我娘来池塘边洗菜。

我惊喜地喊：“娘，快来帮我，他们两个人打我一个……”我想我娘准能打赢大头的娘，到时我要狠狠地揍大头。

可是，娘不但不帮我，还打我。娘狠劲地打着我的屁股，还骂：“你这个短命鬼，咋这么喜欢惹祸？我叫你在家里待着，你偏不！现在好吧？自找的！……”

娘这样做，让我心里很难受。我的眼泪“哗哗”地淌下来了：“娘，你怎么还帮着大头打我？是我有理呀！是他先打碎了我的碗，还故意踩在鸡蛋上……娘，真的是我有理呀！别人的娘都帮自己的儿子，可你帮着别人打我。娘，难道我不是你亲生的儿子？……”我拿陌生的眼光看着娘。奇怪的是娘眼里竟也有泪水。

后来我挣脱了我娘的手臂跑了。那时我极伤心，我想远离娘想远离大头远离村庄。娘在后面不停地喊我：“永林，你回来，回来呀……”我哭喊着：“你不是我的娘，不是我的娘！”我头也不回忘命地跑。渐渐地，我听不见娘的呼喊声。

我上了一辆去县城的班车。

到了县城汽车站，我不知道到哪里去，我的肚子也饿了。我看到有个男人吃面包，肚里饿得更厉害。那男人见了我的馋样，就送给我一块面包。那男人问我：“你愿不愿跟我走？你跟我走，我天天给你这样好吃的面包吃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后来我坐上了火车。下火车后，那男人带着我，敲开了一家的门，那一男一女的眼光久久地粘在我脸上，渐渐地，男人女人的眼里都有了笑意。女人给了那男人一叠钱。那男人满意地对我说：“你的命真好，他们肯要你是你的福气，你在这能过上好日子了。”

那时，我竟“哇”的一声哭起来。我哭得很伤心，我边哭边喊：“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”那女人很温柔地把我搂在怀里，拿条香喷喷的手帕替我拭眼泪，她说：“别哭，今后在这习惯了，就不想家了。”她说着轻轻拍着我的背，我竟睡着了。

后来我在城里念书，然后考上了大学，毕业后分在省城一家杂志社工作。我便四处找我的亲生父母。

几经周折几经艰辛终于探听到我父母的详址，我立即坐上火车。

一进村，一个穿着破烂浑身散发着臭味的疯女人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儿子，我的儿子回来了。”我忙挣脱她的手臂说：“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儿子。”村人问我找谁。我说找父母，并说了父母的名字，那村人指着疯女人说：“她就是你的娘……你走后，她四处找你，并不停地骂自己扯自己的头发，后来就成了这样。”

我“扑通”一声跪下了：“娘，娘……”

这时，一个满脸络腮胡的中年汉子来了。那村人对中年汉子说：“你儿子来了。”“儿子？”中年汉子见到跪着的我，惊喜地喊：“你真的是我儿子？”我喊：“爹！”我的声音颤抖得厉害。爹的泪水一下涌了出来，爹扬起手在我的脸上狠狠扇了一巴掌：“你这狗杂种把我害得好苦呀！”爹蹲下身双手捧住脸，嚎啕大哭起来。

疯婆阿莲

村里的小孩都怕疯婆阿莲。小孩一哭，大人只要说，“疯婆阿莲来了”，小孩便吓得不敢哭了。

阿莲很脏，身上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臭味。样子也可怕，一头长发茅草样蓬乱着，发梢上沾着一些脏东西。她嘴里成天念叨着：“儿子，我的儿子。”更让小孩害怕的是，她一见小孩就追。小孩吓得嚎啕大哭。阿莲抓住了小孩，就往怀里搂，解了衣扣，露出两只丰满的乳房。阿莲把小孩的嘴往乳房上按：“儿子不哭，吃奶，多吃点。”小孩当然不吃，只哭。哭声引来大人，大人就从阿莲怀里夺过小孩。阿莲还要抢小孩，大人就拿脚踢。阿莲只有哭：“儿子，你还我的儿子。”

因而小孩一见阿莲，就忘命地跑，怕被阿莲抓住。阿莲边追边喊：“儿子，你别摔着了。”真的有小孩跌倒了，阿莲忙扶起来，给小孩拍身上的灰土，怜爱地说：“儿子，叫我一声娘吧。”阿莲暗淡的眼里闪着奇特的亮光，脸上也满是幸福的笑。

唉，苦命的阿莲！村里有人叹气。

阿莲的命是苦。阿莲的儿子还没满一岁，男人双腿一蹬，去那边享福了。阿莲忙得想分身，既带儿子又要忙田地的事。有人劝阿莲改嫁，阿莲说：“等儿子大了再说。”阿莲百般疼爱儿子，儿子三岁了，还吃阿莲的奶。有人劝阿莲断了奶，阿莲说：“他喜欢吃就吃吧。”